

月季的香氣

周末遠足，在山間一處歇腳的涼亭邊，栽植了一圈月季，大紅、粉紅、明黃各色交相輝映。閒坐片刻，近在咫尺，信手攬過一枝，伸到鼻尖——好久沒有聞到月季的香氣了，多麼熟悉的味道！

都說人的嗅覺記憶是最深刻的。兒時，外婆家好像一個花園，夾竹桃、玻璃海棠、太陽花、仙客來……都並非什麼名貴花木，但一盆盆湊在一起，令人賞心悅目。而最多的，就是沿牆栽的一排月季花。它們是唯一扎根土地，而非拘謹於花盆的。所以花開得也恣肆大氣，葉子閃亮光澤，香氣也馥郁濃厚。有一年初冬落雪世界，月季卻依舊鮮紅怒放，在晶瑩世界裏格外地醒目。

小孩子個頭小，稍一低頭，鼻子正好與月季花差不多高。我極喜歡把鼻子埋進月季的花瓣中，去呼吸那香氣。那種香氣，很難準確地用文字形容出來。很濃，很飽滿，但並不嗆人；有成熟水果的那種果香，或者蜜香，總之是混雜的甜潤，在一層層的花瓣之間縈繞綿長。雨後的月季，大概是花粉被打濕了，所以氣息就要淡一些，而多了幾分清透純淨。所以，童年的月季花，留下的最深印象，並非明艷照人的顏色，反而是香氣。

慢慢長大，中學、大學、畢業、就業，遇到月季，還總是喜歡去聞一聞，去不時打撈一下童年回憶。如果有人在旁邊，也會冒充充學究去賣弄一番，告訴人家，花店裏賣的玫瑰，其實十之八九就是月季，並不是真正的植物學意義上的玫瑰。

黑塞如是寫木樨：「閉上眼睛，向那素淨的花心嗅聞，它將在你心中悄聲叮嚀，叫你牢記故鄉。」我故鄉的那個角落裏，栽的不是木樨，而是月季。在時隔幾十年、遠隔千萬里的異域山間，嗅到月季，悄聲叮嚀，又瞬間就湧上了心頭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辣味甜米釀

到韓國旅行的人，大概都喝過那碗冰冰涼涼的甜米釀，清甜帶麥香，解膩一流。

但如果你去的是慶尚北道的安東，就知道經驗主義未必靠譜，這裏的米釀紅得像辣椒醬，還沒喝，就先被嗆了一鼻子生薑味，說泡菜湯底有人信，說是甜品，真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安東這個地方，在韓國是以「講究」出名的，飲食也帶着一股老派的堅持。

甜米釀的名字都叫식혜，可在別處，是靠麥芽把米飯糖化發酵，煮開放涼。一定要留下米粒，邊喝邊嚼，蒸桑拿的時候來一口，天下我有；但安東非要唱反調，不煮只發酵，米飯拌入蘿蔔絲、薑汁、辣椒粉，加上麥芽水，一股腦倒進容器裏。

幾天後開蓋，湯色變紅，還帶着細氣泡，入口先是酸，接着辣意竄上來，最後留下薑的辛香，層次多得讓人措手不及，跟印象中的甜米釀，簡直「隔着一條銀河系」。

這款甜米釀只在安東一帶出現，多半是因為朝鮮時代薑和辣椒粉不便宜，兩班家族款待貴客時才捨得放。

也有學者推測，它來源於一種更古老的發酵食品，由魚肉和穀物混合，之後又融入了甜味，才有了今天的樣子。

哪怕現在很多人口味變了，它也是當地逢年過節、家庭聚會的常客，尤其是農曆新年，安東人家家戶戶的桌子上都少不了這碗。

地道的喝法是不能常溫，要放涼，有點冰碴更爽快。上面撒點松子、紅棗、烤花生，一口下去先涼後辣，甜味收尾。跟我們熟悉的醪糟相比，形狀像、出身像，都是米加發酵的路數，喝起來都帶似有似無的酒香。但醪糟溫潤，又甜又糯，暖喝跟蛋花或湯圓都很配，能把人哄到飄飄欲仙；安東甜米釀可是暴脾氣，宛如醪糟加泡菜，哪有什麼討好型人格，一口下去全是棱角，瞬間就知道，到了另外一個國度。

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有一陣子，「文學」很火：「廢話文學」「凡爾賽文學」「絲瓜湯文學」「emo文學」，各種「文學梗」層出不窮，「萬物皆可文學」。最近，「理論」又火了起來：「大水理論」「大睡理論」「薄肌理論」，被總結為互聯網「三大養生理論」。

「大水理論」以一點五升為界，把喝水量分為「大水」和「小水」，此處的是「水」乃指大白水，而非奶茶、咖啡、含糖飲料等「小甜水」。接受「大水理論」的人，應當隨身攜帶一點五升以上的大瓶白水，並且大

口大口喝掉。「大睡理論」要求每天晚上九點前入睡，睡夠八小時，將熬夜徹底拒之門外。「薄肌理論」則拒絕過度增肌，不追求大塊肌肉，也不要極端減脂。

這個理論套裝的內容並不新鮮。多喝水，少喝飲料；別熬夜，注意休息；鍛煉身體也要悠着點兒，過猶不及。這些生活健康常識，不都是父親母親平時婆婆嘴念叨的嗎？不過，道理雖還是那個道理，換了個有網感的說法，似乎更容易被接受，就像有的小孩子不愛喝水，給他買個漂亮的新

給庭院留白

景致？若是都栽下，等枝葉交錯，院子密不透風，怕是連落腳的地方都快沒有了，還是要有些留白。

想到我們傳統文化中，素來深諳留白之妙。清代書法家鄧石如有言：「字畫疏處可以走馬，密處不使透風，常計白以當黑，奇趣乃出。」強調創作時要把空白處與筆墨處同等經營，倘字字擠塞，滿紙烏黑，氣韻反而滯塞不通，有留白，氣韻反而貫通，神采自生。

南宋馬遠的《寒江獨釣圖》可謂

水杯，喝水就自覺多了。

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。隨着社會的網絡化程度越來越高，可以發現，網絡文學像一張彩色包裝紙，把生活包成五顏六色，剝開一看，本色依然故我。但是，千萬不要以為包裝不重要。古往今來，東西南北，聖賢講的道理內核大都相通，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，高明在於用符合時人接受的方式講清了道理的內核。當多喝水變成「大水理論」，保證睡眠變成「大睡理論」，科學健身變成「薄肌理論」，這些道理就找到了活在互聯網

的當代人易於接受的方式。

也有人說，玩梗都是一陣風，「理論梗」恐怕也不長久。我倒覺得沒必要「杞人憂梗」。或許，這波「理論梗」的熱乎勁很快過去，但它講述的那些道理會以新的形式繼續被講述被傾聽，好比出門乘車，到站接駁，不管換多少次，終點必將抵達。



知見錄

谷中風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伏牛山

喬苓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我的AI學習經驗

生成文章，即使片言隻語亦不接受，「我手写我心」的界線不可逾越。然而，AI是現代化產物，與時並進，最近便讓它教曉我人生第一次修理物品。

我家的雪櫃是屋苑入伙時的附送家電，至今已大約二十年，功能一直維持正常。但畢竟久經年月，雪櫃內部一些配件開始老化，前陣子其中一個塑膠層架的掛鉤斷裂，令層架無法掛在雪櫃門內壁，原本盛載着的調味品無處安放。「雪櫃的功能無損，難道就此棄用？」我與太太商量後，決意自行想辦法維修。

我先在線上搜尋原廠代理商的聯絡方式，查問後得知該款雪櫃早已停產，配件亦沒有存貨。然後我轉向AI查詢，先寫下詳細背景，以及我想要的解決方法。AI給我不同指示，令我知道可以尋找其他替代貨品。接着我去內地熱門的網購程式查詢，對方的即時客服回覆沒有類似貨品。我並沒有氣餒，繼續向AI「匯報」相關進展，然後AI教我可以購買一種名為「塑鋼土」的物料，自行重塑層架的掛鉤。我按着指示而行，活像陶藝的方式將「塑鋼土」揉搓混合，然後黏成掛

鉤形狀，小心貼在層架崩裂處。等待二十四小時之後，掛鉤硬化成形，層架可以重新安裝在雪櫃內壁。

這是我的首個手工藝成品，也是首度向AI學習。我們不會被AI取代，但AI可以讓我們的的生活更加進步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《正在彈奏維金娜琴的女子》



▲斯卡拉蒂的十二首奏鳴曲集之唱片封面是《正在彈奏維金娜琴的女子》。作者供圖

作為羽管鍵琴家族中重要的成員之一，體型更加小巧便攜的維金娜琴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中不可分割

的一部分。當時荷蘭共和國的上層社會普遍培養女性掌握一至兩門樂器，為的是在培養她們藝術素養的同時能夠「上嫁」。所以演奏音樂屬於那些家世顯赫的女子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以至於我們能從維米爾、彼得·德·霍赫、揚·斯蒂恩等風俗畫巨匠的畫中頻繁看到女子在上音樂課或演奏的瞬間。被學術界普遍視為揚·斯蒂恩風格先驅的揚·莫勒納爾雖沒有上述大師家喻戶曉，但他筆下的《正在彈奏維金娜琴的女子》所反映的亦是同一社會現象。畫中的女子身穿華麗的長裙坐在一架精緻的維金娜琴前演奏。正在彈琴的她扭頭望向觀者，

似乎有人在呼喚她，堆積的裙襬以一個穩定的金字塔形構圖呈現，三角形的人物結合長方形的琴給予觀者穩定的視覺體驗。她身旁有兩個孩子正在琴旁圍觀，身後的門外一位男子正欲進入——此細節不僅暗示着愛的降臨，也給予了畫面更多的空間縱深感。而琴上戴着鎖鏈的猴子則寓意人們要警惕世俗的慾望。

「碟中畫」斯卡拉蒂十二首奏鳴曲／《正在彈奏維金娜琴的女子》



藝加之言

王加

逢周三見報

璀璨背後

TVB最近熱播的新劇《璀璨之城》掀起不少話題。除了劇中女演員們傾力演出、不介意展示性感外，飾演夫婦的吳卓羲與張曦雯的緋聞同樣傳得鬧哄哄。二人受訪時的互動滿是曖昧，女方臉上也帶着甜絲絲的笑容。

其實這段緋聞，早已有跡可尋。還記得劇集開拍初期，劇組遠赴澳門取景，並在當地舉辦了一場記者會，當一眾演員聚在一起拍大合照時，在場的我無意中捕捉到了二人的眼神交流。吳卓羲輕輕向站在較側的張曦雯打了個眼色，示意她到較正中位置；女方會意後隨即上前，一個眼神已心領神會。在這種人多雜亂的公開場合，演員拍大合照多半由公開安排；或是直接呼喚名字，極少會以如此微細的眼神傳達。

緋聞固然具話題性，但此劇還有更值得留意的亮點。連追了數集，故事雖然是常見的豪門鬥爭，但當中最吸睛的，莫過於男

主角張智霖（Chilam）的演出。私底下的Chilam，溫文爾雅、偶爾帶點俏皮；以往在熒幕上，他所飾演的角色也大多偏向正派。但這次他卻挑戰一個機心極重、野心勃勃且性格霸道的角力者。為了與父親及弟弟爭奪權益，他千方百計、不擇手段，將那種隱忍與狠勁演得入型入格，非常有驚喜。

Chilam最初以歌手身份出道，多年來歌影視三棲發展，從《射鵰英雄傳》中的郭靖、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的「初哥哥」，再到《衝上雲霄II》中的「Cool魔」。這次他在《璀璨之城》中飾演的「官孝賢」，相信會成為他演藝生涯中的另一個代表作。



霏常娛樂

文霏霏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諾獎風雲

每年九、十月諾貝爾獎頒布期間，微信朋友圈總會風雲動盪。如果說醫學、物理等「硬科學」獎項聽起來高大上，讓普羅大眾「不明覺厲」，諾貝爾文學獎似乎人人都有話說。早在九月，就有「百曉生」發帖，言之鑿鑿地預測誰能獲獎。有人發帖是為蹭熱量、騙流量；有的則為將冠冕堂皇的大獎拉下神壇，「幽它一默」。大家愛點評諾貝爾文學獎甚至為此下注，還可能因為覺得門檻低，誰都能發聲。其實，如今有多少人閱讀文學作品尚且存疑，更別說能公允、準確地評價作品了。

拋開有關諾獎的紛擾是否起哄多於實質不論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加拿大詩人安妮·卡森（Anne Carson），我在二十多年前有幸結識過。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我在密西根大學寫博士論文，幸運地獲得人文研究中心的獎學金，配備辦公室，每周還參與午餐會交流。那年卡森應邀來校訪學，

聆聽過她的大、小講座。她當時名義上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教授，但因為該校取消了她的「老家」古典系，她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北美其他名校訪學。她後來也在密西根大學古典文學、比較文學系擔任過六年教授。

記憶中卡森是個高瘦的白人女子，性格幽默、隨和。某次她在大禮堂舉行詩歌朗誦，有效調動觀眾配合她一起朗讀，氣氛熱烈，盛況空前。記得卡森的開場白是：我的詩歌像個水果蛋糕，有的部分如水果、堅果那樣甜美、脆香，也有的部分乾燥乏味，像蛋糕胚子。

無論如何，二〇二六年，小說家獨霸天下的局面被打破，有詩人獲得諾獎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見報